



华浩雯在修车。



青年报见习记者 林千惠 摄



修车行里的工具桌。

青年报见习记者 林千惠 摄

骑行热潮中倾听“异响”的人

【文/青年报见习记者 林千惠 图/受访者提供(除署名外)】

华浩雯变成了网红。尽管从5月起他总共才发了七条视频。他在B站的账号“文师傅踩不动”，有两条视频获得百万播放量，其中一条更跻身全站热门前三。视频内容始终如一：修自行车。然而，在他位于上海莲花南路201号的“皓骑单车”，热闹劲儿却收敛得多。几十平方米的店面，堆满骑友的爱车。无人光顾时，只有修理工具与金属部件轻柔的对话声。修车十年，见证骑行热的起伏变迁，华浩雯也从年轻人变成了大家口中的“文师傅”。



添加的通知。有寻求修车的，也有喜欢他的粉丝。“有粉丝追到奉贤，路上要花一个多小时，现在又从奉贤追到闵行。”他回忆道。

互联网让人们意识到，在某个角落，隐藏着技艺精湛的专业人士。有人专门从浙江赶过来修车，也有人单纯沉醉于那“庖丁解牛般的丝滑感”。开店前，华浩雯担忧“回不了本”，但多年来积攒下来的老客户，以及互联网的放大效应，为他的新店插上了翅膀。毕竟，一个手艺精湛又懂网络运营的修车师傅，早已颠覆了人们对自行车修理工埋头苦干、默默无闻的刻板印象。这一次，“酒香”不再惧怕巷子深。

作为一名修理工兼骑行爱好者，华浩雯从工作和爱好两个层面直观地感受到了骑友数量的猛增，和早年相比“至少翻了三番”。他直言，多亏了近年来上海的骑行热潮，让人们认识到自行车修理的重要性；修车师傅已经不再是过去“扒出内胎放进水盆里找气泡”的

简单工种，他们是在给自己的爱车“看病”。“2023年时，在奉贤区要走五六公里才有一家修车店，现在两三公里就能出现一家。”他说。

最直接的变化是，开店以来骑友最急迫的修理需求——“异响”。这样的需求在十年前几乎闻所未闻。所谓异响，是指骑行中自行车发出的非正常声响，它并不影响自行车结构。“在自行车作为主要代步工具的年代，车子有点响动根本不算事。”华浩雯说，“除了铃不响，浑身都响”甚至是一辆“老坦克”的勋章。但这几年，骑行成了爱好，这个问题便被骑友重视起来，“一丝细微的异响都足以让车主抓狂”。

各种个性化需求也在增加。刹车手感太“硬”，车主希望升级得更“柔顺”；加装功率计，实时捕捉骑行数据……华浩雯估算，少则几百元，多则上千元，不少车主主很乐意为爱车“用铜钹”。

华浩雯坦言，在过去的车行，许多问题难以解决。毕竟，卖车是头等大事，“售后不是”。工具匮乏、重视不足，碰到车轮偏摆或稍复杂些的状况，修理工往往束手无策。“但骑行热后不一样了，走向专业化。”华浩雯说，“我们的修理能精细到一个轴承。”

从桥底过道，到一方天地

自己的店，自己的活计，自己的手艺，华浩雯显得心满意足。空调温度适宜，工具趁手，自行车稳稳被架在专业支架上。他静静地听，慢慢地找，捕捉异响的源头。每周三闭店，只为赶工。但在很长一段岁月里，修车都是件“孤独”的事。

一副黑手套，几把简单的扳手。这就是一家一当了。”他描述道。这像极了多年前人们对自行车修理工的印象：桥洞下支个摊，弯腰埋头，辛苦地扑在车轮上。只不过，他好歹是在车行工作。这也是2010年左右多数自行车修理工的境遇：比桥底下好了不少，但本质上，“和在桥底又没太大区别”。穿过车行里拥挤的过道，修理工蜷缩在几平方米的小角落，“连第二个人都站不下”，油污的气味扑面而来。一张凳子用来坐，一盆水用来擦洗，活儿一急，身上便蹭满黑渍。没有空调，夏日汗流浹背，冬日冻得哆嗦。至于工资，华浩雯回忆，一个月差不多四五千元。

如今，整个皓骑单车都是他的天地，堆满与单车相关的器物。最醒目的是占据店面四分之一空间的工具桌。桌上堆着五颜六色的喷漆罐，工具墙挂满数十把扳手、锤子。华浩雯拿起一把蓝色扳手介绍：“这叫扭力扳手，一把就差不多要两千块，能把螺丝拧到精确的‘扭力值’，听到‘咔’一声，就到位了。”还有许多在记者看来毫无区别的扳手，却是他用来应对细微差别，修理不同类型自行车的必备工具。修车，成了拨动精密机械的细致活儿，不再是仅仅解决“不能骑”的应急手段。

待修的旧车，无措的旧时光

2025年开始，骑行热有降温的迹象，一批骑友失去兴趣逐渐离开，“自行车品牌间也厮杀得很厉害”。不过，这对华浩雯来说影响不大：“我们是修车的人，市场很难影响我们。”以长期主义的不变应万变，他的态度从容安然。

店里很多东西，都凸显他这份老派的平和。柜子上是种田游戏《星露谷》的鸡公仔玩偶，游戏恰好讲述主角逃离都市灯火，回归田园寻找自我。桌上还散落着好几张10元、20元的纸币，在手机支付遍地的当下略显违和，好像时间又调回到十几年前。

“纸币是五六十岁的客人给的。”华浩雯解释，“一般他们来了，小修小补我们免费；工时较长的，我们就象征性收一点。”

这批老客户，推着曾经家喻户晓的“凤凰”“永久”前来。他们是昔日“自行车王国”的骑行主力，也曾是桥洞下修车摊的主顾。几十年间，上海人的代步工具几经更迭，但当年陪伴他们的“老伙计”，至今仍在身边。那段岁月铸就了他们的记忆，烙印之深，使得他们踏入如今的修车行，显得格格不入。

“多数老人还停留在修车只需两元的记忆里，难以理解人工、物价的变迁。”华浩雯说。以皓骑单车为例，价目表上修异响收费80元，个性化改造则需百元至千元。多数车行的定价都是如此。年轻人习以为常，老人却难以接受，常与修车行争执。修车行觉得“你们什么都不懂，偏要胡搅蛮缠”，一来二去，干脆将老人拒之门外。“所以很多老人的车找不到地方修。”华浩雯表示，“花三五分钟就能解决的小问题，我们不收费，能帮

到老人的话，也是好的。”

对另一些中老年人而言，自行车承载着年少时某种朦胧的憧憬。不久前，有个五十岁的客人请华浩雯定制一辆“捷安特”。相关组装零件早已在市场上绝迹。华浩雯前后花了三个月，问遍同行朋友，终于将车交到客人手中。提车时，客人神情平淡，“他说拥有一辆捷安特，曾是孩提时的梦想，那时无力负担。如今有能力了，却已不再骑车”。

最终，那辆车挂在了客户家中。华浩雯也未收费，他理解老人的心境，如同理解自己曾经的求而不得：“我也经历过。我弥补了那份缺憾，也收藏了这个故事。”

当好一名修理工

华浩雯并不否认自己是理想主义者，或者说，店里这群人聚在一起，便是个“理想主义团体”。除他之外，皓骑单车还有几个年轻人：一个与作家余华同名，不到二十岁；一个叫王皓阳，言语不多。热爱自行车是他们共同的特点，谈起来便滔滔不绝。去年的环上海新城自行车赛，他们都去看了。周末，大家常骑着自行车外出兜风。翻开手机相册，全屏皆是骑行掠影，或是单车美照。

他们是志同道合的朋友。开店前，华浩雯也在担忧，是否能将维修生意做下去。最后他决定给自己三年时间，完成这场“豪赌”，为自己的理想买单。失败是有可能的，他不否认这点，甚至有些忧心。但他最后还是将自己交出去：“如果成功，那很好；如果失败，等我缓过来就再来。”

如今，他乐观地看待自己的未来。熟人像滚雪球，B站则持续吸引新粉丝，“文师傅”的名号越来越响。身居上海，他目睹骑友激增，见证宽敞的非机动车道不断延伸。生活在变好，就像他所在的上海莲花南路201号一样。又或许，这些只是锦上添花。无论境况如何，都无损他内心的坚定。

站在修车行，他从来不对自己的存在抱有疑惑，说起自己，他能直视前方，用最平常的语气说出：“我是技工、修理工，我也很乐意去当一个修理工。”

于他，一切就是如此简单。